

第一章 師弟摸了不該摸的人

夏末的江南依舊熱得很，日頭高高掛在天上，曬得碼頭上的青石板都泛著白光。運貨的腳夫赤著膀子來回奔走，茶箱、布匹與成袋的米糧堆得滿地都是，船工隔著老遠扯著嗓子喊話，偶爾還有挑著竹籃的小販從人縫裡鑽過，叫賣聲、吆喝聲與河水拍岸聲混在一處，熱鬧得讓人連說句話都得比平日多用三分力氣。

童之熹卻覺得這些聲音加起來都沒有身後那一聲叫喚來得煩人。

「之熹——」

她一腳都已經踩上跳板了，聽見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聲音，只覺得後頸一麻，連回頭都不想，提起裙襬便又往前走了兩步。

跟在她身後的藍奕欽倒很有良心，探頭往人群裡看了一眼，看見一名年輕公子正從遠處擠過來，一面跑一面喊，身後還跟著兩名滿頭大汗的小廝。

他忍不住提醒，「師姊，胡守義真的追來了。」

童之熹腳步不停，語氣十分平靜，「你若捨不得，現在下船還來得及。」

藍奕欽原本還想看熱鬧，一聽這話，當場將頭轉了回來，「那就算了，我跟他也沒那麼熟。」

童之熹這才滿意。

兩人正準備要上京。師父今年四十整壽，早在一個月前便命人送了信來，信上沒有半句師徒情深，只有一句：為師壽辰將至，你們若敢空手上門便不必來了。

藍奕欽當時捧著信看了半晌，第一反應是師父是不是把銀子花光了。

童之熹覺得很有可能。

師父那人花錢向來不怎麼看數目，收徒弟也不怎麼看人品，否則當初大概不會把藍奕欽收進門。

至於這回為什麼選水路，童之熹本來並沒有想得太複雜。反正都是進京，有現成的船能搭，又恰好能少見某個人幾日，她自然樂得省事。

眼下看來這個決定十分英明，至少在胡守義追到跳板前，她是這麼想的。

「童之熹，妳站住！」

胡守義終於擠到近前，一手撐著膝蓋，一手還握著他那把平日自詡風雅的摺扇。

只是他今日一路跑得髮冠都微微歪了，那把扇子再風雅也救不了他的狼狽。

童之熹停在跳板中段回頭看他，「我站住了，你要說什麼？」

胡守義的滿腹話語忽然被她這麼一句堵住，一時竟不知道該從哪句開始。好半晌才喘順氣，抬頭瞪她，「妳昨日說要進京，我以為妳只是隨口說說。」

「我連行李都收了，哪裡像隨口說說？」

「妳前幾日還沒說要走！」

童之熹想了想覺得這事不能全怪自己，「前幾日你也還沒堵到我住的客棧門口。」

「我那是想請妳吃飯。」

「你連請五日了。」

「那是因為妳五日都沒答應！」

童之熹一臉恍然，「所以你也知道我沒答應。」

胡守義再次噎住。

藍奕欽站在旁邊看得頗為同情。他和童之熹做了九年師姊弟，最清楚她這張嘴有多能把人氣死。胡守義居然能追了她大半年，至今還四肢健全、神智清楚，某種程度也稱得上意志堅定。

他好心的開口，「胡公子，我師姊這回真是去給師父拜壽，過陣子就——」

童之熹偏頭看他。

藍奕欽立刻把「回來」兩個字吞進肚子裡，十分自然地改口，「過陣子如何還不好說。」

胡守義沒好氣地瞪他，「你少在旁邊插嘴。」

藍奕欽聳聳肩，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勸架的情分。

碼頭上有人開始收緊在岸上的纜繩，船工也喊著讓未登船的人快些上船。

童之熹不想再耽擱，便把語氣放緩了些，「胡守義，你家裡一堆事等著你，你若真有空，不如回去幫你爹看帳，別老追著我跑。」

「我家的帳又不是非我不可。」

「這話你敢回去跟胡伯父說？」他爹會哭給他看。

胡守義沉默了一瞬。

童之熹從他表情便猜出八九分，眼裡的笑意頓時更深，「你看，你其實很忙。」

胡守義不甘心地抬頭，「我走陸路去京城。」

童之熹唇角微微一僵。

這回輪到藍奕欽看她了。

胡守義敏銳地抓住她那一瞬間的停頓，原本低落的精神立刻振作起來，「妳以為坐船我便追不到了？我不走水路走官道，總之妳去哪兒，我便去哪兒。」

「你不是該幫家裡做生意？」

「生意也不是日日都得守著。」

童之熹看著他那張重新煥發希望的臉，忽然覺得自己方才還是太善良了。早知道這人這麼有毅力，她就應該先繞去蘇州，再從蘇州改道進京，最好中間再換三次船，讓他連追都不知道往哪裡追。

「姑娘、公子，船要開了！」船工又催了一聲。

童之熹也懶得再跟胡守義爭論，只朝他擺擺手，「你愛跟便跟，我走了。」

跳板被慢慢收起，商船漸漸離岸。胡守義站在碼頭上扯著嗓子大喊，風一吹便散了大半，只能隱約聽見「京城」與「等我」幾個字。

藍奕欽趴在船舷邊看得津津有味，直到碼頭越來越遠才感慨一句，「胡公子對師姊還真有毅力。」

童之熹順手在他後腦拍了一下，「你若喜歡，我下次替你們牽線。」

「那不行。」藍奕欽揉揉腦袋很有原則地拒絕，「他不是我喜歡的樣子。」

童之熹眯起眼睛看他。

藍奕欽被她看得心虛趕緊補了一句，「我的意思是他的性子與我不合。」

童之熹哼笑一聲，懶得揭穿。

她這個師弟什麼都好，嘴甜、機靈，跟誰都能說上兩句，人又長得討喜，若非有個見著漂亮男人便容易犯的毛病，她甚至願意承認，他是個挺省心的師弟。

可惜人無完人。

她現在只希望這趟船走快些，師弟也安分些，兩人順順利利到京城給師父拜壽，至於胡守義，就交給老天爺煩惱吧。

商船離岸後，原本喧鬧的聲音一下消失，江面上的風也比岸邊涼快許多。童之熹這才有心思仔細看登上的這艘船。

船上載了不少貨，糧袋與封得嚴實的大木箱分門別類安置在甲板與貨艙，船工走動雖快卻沒有半點亂象，哪一批東西該放哪裡、哪一條繩索由誰負責，都像早已有了規矩。

幾名護衛守在貨物附近，看似沒怎麼盯人，實際上誰靠得稍近些，他們的目光便已先掃過去。

童之熹多看了兩眼，沒有往貨物旁邊湊。

旁人的船有旁人的規矩，既然花了銀子搭船，安分到達目的地便好，她向來不愛平白給自己找麻煩。

藍奕欽卻顯然沒想這麼多。他進了船艙放下行李後便坐不住了，沒多久就說要出去熟悉環境，童之熹懶得管他，只提醒一句「別亂碰東西」。

他一腳已經跨出房門，聞言回頭笑得十分無害，「我是那種人嗎？」

童之熹看著他。

藍奕欽與她對視片刻，自覺這句話問得不太有底氣，摸摸鼻子便走了。

童之熹其實也沒真擔心。

她這師弟雖好奇心重，卻不是沒有分寸的人。何況他從小到大跟著師父走南闖北，什麼場合能鬧、什麼場合不能惹事，照理說早該心裡有數。

她哪裡知道，有些事情一旦碰上了藍奕欽的審美，他心裡那把尺就容易暫時失準。

藍奕欽所謂的熟悉環境，通常比旁人熟悉得徹底些。

他先去廚房間了今晚吃什麼，又跟一名年輕船工聊了幾句，得知這一路若風向順，約莫一個月不到便能到京城，再往甲板繞了一圈，不僅把幾個主要出入口記下來，連哪個船工愛喝酒、哪個護衛最不爱說話都知道了個七七八八。

他正覺得這趟船程應該不會太無聊，目光忽然被船頭的一道人影吸引過去。

那是一名身形高挑的年輕男子。

他穿著一襲墨色長袍，腰間只佩了一塊白玉，站在船頭一側低頭翻看著手中的簿本。江風吹動衣襬，側臉輪廓冷峻俐落，眉眼間沒什麼情緒，看著便不是容易親近的人。

藍奕欽腳步一頓。

好看。

他忍不住往前走了幾步。

尹雅仁早就察覺有人在看自己只是沒理會，直到那道視線不僅沒有移開，反而越靠越近，他才抬起眼。

是今日上船的少年。

「有事？」

藍奕欽與他對上目光，越發覺得正面比側面還好看，便很友善地笑了笑，「沒事。」

尹雅仁重新低頭看帳。

片刻後，那人仍在。

他翻過一頁，淡淡開口，「沒事還不走？」

藍奕欽沒想到這人說話如此不客氣，倒也不生氣，反而問：「你是尹家的人？」

尹雅仁這才又看了他一眼，「是。」

「那你們家那位尹大公子也在船上吧？」

站在不遠處的護衛神情頓時有些古怪。

尹雅仁倒沒什麼表情，「你找他？」

「也不是找，就是想看看。」

「不用看了。」

藍奕欽一愣，「為什麼？」

尹雅仁語氣平平，「你已經看了。」

藍奕欽遲疑了一下，再看看他，總算明白過來，「原來你就是尹雅仁？」

尹雅仁沒有答，只垂眸再翻過一頁帳。

藍奕欽卻越看越覺得傳言果然不能盡信。人人都說尹家大公子不好親近，怎麼就沒人提過他長得這麼好看？

「看夠了？」尹雅仁忽然問。

藍奕欽十分誠實地搖頭。

尹雅仁終於抬眼，冷冷看著他，「那也別擋著我看帳。」

一旁的護衛垂下頭，嘴角隱約抽了一下。

藍奕欽摸摸鼻子，這才稍稍往旁邊讓了一步，目光卻又被他腰側的衣料吸引。那墨色布料看著不顯眼，風吹過時卻十分垂順，他一時好奇伸手便碰了一下。

真的只有一下，指尖輕輕擦過尹雅仁腰側衣料。

下一瞬，整個船頭都安靜了。

連藍奕欽自己都察覺氣氛似乎不太對。

他抬起頭對上尹雅仁驟然冷下來的目光，後知後覺地想起來——師姊好像提醒過，不能亂碰東西。

人算東西嗎？應該……不算吧？

「你摸我做什麼？」尹雅仁聲音不高。

藍奕欽莫名覺得背後有些發涼，卻還是老實回答，「我只是想看看衣料。」

尹雅仁看了他一眼，「用手看？」

藍奕欽也覺得這說法聽來不太說服人，只好替自己補救，「主要是摸一摸。」

尹雅仁沉默片刻，將帳本遞給一旁的管事。

「帶下去。」

護衛忍著笑意抱拳，「是。」

藍奕欽這才覺得事情似乎有點不妙，「等等，你要把我帶去哪裡？」

尹雅仁重新接過另一本帳本連眼皮都沒抬一下，「找個地方讓你好好想想，眼睛究竟該怎麼用。」

半刻鐘後，藍奕欽便被十分客氣地「請」進了一間小艙房，門從外頭落了鎖。他站在裡面，很是無辜地摸摸鼻子，終於開始認真思考——師姊若知道這件事，到底是先救他，還是先打他？

答案很快便揭曉了。

童之熹原本正在房裡收拾東西。這一路要走不少日子，她將常用的銀針、細線與幾樣方便攜帶的小工具重新整理了一遍，才剛想把最後一只木盒塞進包袱，門外便響起敲門聲。

她以為是藍奕欽回來了，隨口應道：「門沒鎖。」

門推開後，進來的卻是一名尹家護衛。

童之熹心頭頓時浮出一點不太好的預感。這預感很沒道理，偏偏一看見對方欲言又止的表情，她便覺得十有八九跟她師弟有關。

果然，那護衛抱拳道：「童姑娘，藍公子出了點事。」

童之熹把手裡的木盒慢慢放回桌上，語氣出奇平靜，「他打人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拿人東西了？」

「也沒有。」

那還好。

童之熹正要鬆口氣，便聽護衛頗為艱難地補了一句，「他……摸了我家公子。」

她的手停在半空。

屋內一時安靜得很。

童之熹盯著那護衛看了好一會兒，覺得自己大概是方才在甲板吹太久的風，耳朵出了問題。「你說他摸了誰？」

「我家大公子。」

「尹雅仁？」

護衛點頭。

童之熹慢慢吸了一口氣。很好、非常好，上船不到半日，她那個一路上信誓旦旦表示自己很有分寸的師弟，便精準挑中了整艘船最不該惹的人下手。

她忽然有些理解師父當年為何動不動便想把藍奕欽吊到樹上，有時候真不是長輩脾氣差，是晚輩太努力逼人修身養性。

童之熹揉揉額角，覺得有些事還是得問清楚，「他摸哪裡？」

那護衛这回停得更久。「腰。」

童之熹：「……」

她忽然不想救了，反正藍奕欽水性不錯，尹家若真將他扔下船，他努力游一游大概也能上岸。

只是這念頭也就閃現一下。

自家師弟再丟人那也是自家的，她若真不管，回頭師父問起來，她總不能說「師弟因為摸男人被尹家扔進江裡，我覺得挺合理的，所以沒救」。

師父多半會先笑上三日，再把她也吊起來。

童之熹認命起身，「他人在哪裡？」

護衛說了地方，又道：「公子吩咐先將人關著。」

童之熹走出兩步忽然停下，「你家公子呢？」

護衛一愣，「童姑娘是要先見大公子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她轉過頭，十分真誠地道：「我怕我先去見師弟會忍不住替你家公子再揍他一頓，到時候這事更不好談。」

護衛嘴角抽了一下，最後還是忍住了。

尹雅仁正在上層艙房看帳。

童之熹進門時，他正低頭對一張貨單。

她第一眼便認出，這就是藍奕欽今日不惜惹事也要摸上一把的人。

……確實好看。

童之熹原本滿肚子火氣，見到人後竟十分短暫地理解了一下自家師弟，真的只有一下。但理解歸理解，這種理解並不妨礙她待會兒出去揍人。

尹雅仁抬眼看她。

十八九歲的姑娘，一身青衣，進門時既不慌也不怯，目光先在他臉上停了一瞬，很快又若無其事地收了回去。

尹雅仁沒拆穿。這師姊弟看人的方式倒是一脈相承，只是她顯然比她師弟知道分寸。

至少目前如此。

童之熹走到桌前，覺得既然是來談事的繞彎子也沒意思，「尹公子，聽說我師弟摸了你？」

一旁的管事眼皮一跳。

尹雅仁也沒想到她開口便是這一句，將手中的貨單放下，「這是妳來見我的第一句話？」

童之熹眨了眨眼，覺得自己確實太直接了點，「那……我先替他跟你道個歉？」

「妳看起來不像想道歉。」

這人眼睛還挺毒。童之熹心裡嘀咕一句，臉上卻很快露出一個討喜的笑，「尹公子誤會了，我是真心來賠罪的。只是我師弟這毛病不是一日兩日，我方才乍聽之下太震驚，一時不知道該從哪裡道歉起。」

尹雅仁看著她，「他常摸人？」

「也沒有很常。」這話說完，童之熹自己都覺得不對，趕緊補上一句，「至少沒

摸過幾個。」

管事默默低下頭。

尹雅仁的神情則更淡了些。

童之熹一看便知道，這句補救顯然比不補更糟，只好乾脆放棄替師弟維護形象，「總之今日是他失禮，這點我認。」

她說著從袖袋中取出一只錢袋，放到桌上，「這些銀子原本是我們到京城後的花用，若尹公子覺得需要賠償——」

尹雅仁瞥了那錢袋一眼，「妳覺得我缺銀子？」

童之熹原本也沒覺得他會收，只是賠罪總得有點表示，如今既然對方自己說不缺，她自然也不會硬塞，手腕一轉便把錢袋拿回來。「那就算了。」

這一下快得連管事都轉頭看了她一眼。

尹雅仁沉默片刻，「妳不是來賠罪？」

「是啊。」童之熹將銀子塞回袖袋裡，神情十分坦然，「可是你都說不要了我總不能逼你收。」

尹雅仁看了她片刻。「人我暫時不放。」

童之熹原本還盤算著接下來要怎麼把話繞回正題，聽見這句立刻便認真了些，「關多久？」

「看我心情。」

她差點脫口問一句你心情何時會好，好在及時忍住。

跟做生意的人談事情哭求大概沒用，況且眼前這男人從她進門到現在，連眉頭都沒多動一下，顯然也不是會因為她裝可憐便心軟的性子。

既然如此，那便只能談實際的。

童之熹索性往桌前靠了些，「尹公子，我們算一筆帳如何？」

尹雅仁聞言，眼底終於有了一點變化。「妳跟我算帳？」

「你是做生意的，應該最喜歡把事情算清楚。」童之熹抬起一根手指，「第一，我師弟摸了你一下，確實不對，第二，你已經把他關起來，算讓他吃了教訓，第三，他沒偷你的東西也沒傷你，更沒耽誤船上的正事，若只是為了出氣，關一晚是不是也差不多了？」

尹雅仁不置可否，「妳倒替我算得明白。」

「我只是覺得凡事講求個划算。」童之熹笑得越發和氣，「你若把他關到京城，每日還得多給他三餐飯，吃你家的、住你家的，最後真正占便宜的到底是誰還真不好說。」

管事聽得眼角直抽。這位姑娘顯然很清楚怎麼把黑的說成灰的，再把灰的說得彷彿他們若不放人就是自找損失。

尹雅仁倒沒有生氣，只看著她問：「妳叫童之熹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家住哪？」

童之熹心裡一頓，她就知道這人不曾平白問名字。「家裡早敗了，沒什麼好提的。」

她語氣自然甚至帶著幾分自嘲，「如今勉強算個落魄小姐吧。」

尹雅仁的視線在她臉上停了片刻。

「落魄人家的小姐都像妳這樣跟人談條件？」

童之熹早已習慣別人探她的底，聞言半點不慌反而笑道：「家裡窮歸窮，總不能連膽子一起窮了。」

尹雅仁沒有立刻接話，只看了她一會兒。

這姑娘從進門開始看似句句隨意，卻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。拿銀子不過是一試，發現無用便立刻收手，如今又拿利弊與他談，至於她那句「落魄小姐」有幾分真，他暫且不急著問。

「可以。」

童之熹一時沒反應過來，「什麼？」

「明日放人。」

她眼睛一亮隨即笑開，「尹公子果然是做大生意的人，心胸就是——」

「今晚照關。」

童之熹嘴邊那句奉承頓住。

尹雅仁慢條斯理地重新拿起貨單，「免得他明日又摸第二個。」

……這理由還真讓人無從反駁，更無言的是，童之熹自己也覺得藍奕欽確實該關一晚長長記性。

她只好點頭，「行，那就一晚，明日你放人，這件事便算過去了。」

尹雅仁抬眸看她，「妳現在是在替我做決定？」

童之熹當即露出十分無辜的神情，「我是在確認咱們方才談好的條件。」

咱們。尹雅仁的目光在她臉上停了一瞬。「明日一早放他。」

童之熹這回總算放心，朝他露出一個真心實意的笑，「多謝尹公子。」

事情談完她也不打算多留，才轉身走出兩步便聽身後傳來一句——

「童姑娘。」

她回過頭。

尹雅仁已低頭重新翻開帳冊，只在翻頁時淡淡補了一句，「管好妳師弟。」

童之熹沉默了一會兒，這要求其實不算過分，可她想到藍奕欽這些年惹過的麻煩，又想到連師父都時常被牠氣得追著滿山跑，實在沒辦法昧著良心答得太有把握。

「我盡量。」

尹雅仁抬起頭，「只是盡量？」

童之熹嘆了一口氣，語氣竟帶了幾分過來人的滄桑，「尹公子，有些事情確實不是努力就能做到的。」

一旁的管事終於忍不住低下頭，肩膀微微動了一下。

尹雅仁：「……」

童之熹怕他反悔，十分識相地告辭。

直到門關上，艙房裡重新安靜下來，管事才偷偷抬眼去看自家公子。就見尹雅仁已重新看起帳冊，神情與方才並無不同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才淡聲吩咐，「查一下她的來歷。」

管事一愣，很快應下，「是。」

「別驚動人。」

「明白。」

尹雅仁沒再說話，只是那頁帳看完之後他沒有立刻翻頁。落魄小姐，膽子倒是不小。

另一頭，童之熹已經找到關藍奕欽的艙房。

她還沒走近，裡頭的人便像長了千里耳似的隔著門喊，「師姊？」

童之熹抱著手臂站在門外，「耳朵倒挺靈。」

藍奕欽一聽她的聲音便放心了一半，「談好了？」

「嗯，明早放你。」

門內安靜了一下，顯然對這個結果不太滿意，接著委屈的軟聲問：「那今晚呢？」

「住這裡。」

「師姊——」

「閉嘴。」

藍奕欽果然閉嘴兩息，接著又忍不住替自己辯解，「我真的只摸了一下。」

童之熹額角一跳，「一下還不夠？你為何要摸人家？」

裡面的人似乎認真思考了一會兒才回答，「因為他長得好看。」

這個答案太過理直氣壯，反而讓童之熹一時不知道該從哪裡罵起。她深吸一口氣，

「藍奕欽，你聽著，師父以前沒把你這毛病打好，是他心慈手軟，你明日出來以後，若再讓我看見你隨便摸人，我就親自替你把手治一治。」

「怎麼治？」

「拆了做成機關再裝回去。」

門後徹底安靜。

童之熹總算覺得胸口那口氣順了些，正準備離開，裡面卻又小聲補了一句，「可是真的很好看。」

她腳步一停，下一刻，艙房門上「咚」的一聲，像是被人重重踹了一腳。

藍奕欽嚇得往後退。「師姊，我不說了！」

童之熹懶得再理他，轉身往甲板走去。

此時已近傍晚，太陽落到江面另一頭，水色被染得橙紅。白日的暑氣漸漸散了，江風吹在臉上帶著幾分涼意，倒把她方才被師弟氣出來的怒火壓下不少。

她靠著船舷看了一會兒遠處。胡守義早已被甩得不見蹤影，想想今日也不算太差，至少船是順利上了，人也沒被趕下去。

方才與尹雅仁短短一次會面她並沒太放在心上。不過是個精明的商人，冷著臉、不好哄、心眼也多。

她撐著船舷，忽然想起他最後那句「管好妳師弟」忍不住笑了一聲。這人若知道藍奕欽是她師父都管不好的，只怕更要後悔讓他們上船。

罷了，反正只是搭一程船，到了京城各走各的。望著漸暗的江面，她心安理得的

想。

只是她不知道——有些船一旦上了便沒那麼容易下，有些人一旦招惹了，也遠比胡守義難甩得多。

第二章 貨箱裡藏著一個祕密

第二日一早，藍奕欽就被放出來了。

童之熹正坐在艙房裡喝粥，一碗粥才吃到一半便見門口晃進來一道人影。

藍奕欽在小艙房關了一夜，衣裳倒還整齊，就是頭髮睡得有些亂，進門後也不說話，先往她對面一坐，再用一雙十分幽怨的眼睛盯著她。

童之熹夾了根醬瓜，慢悠悠送進嘴裡，「看我做什麼？」

「師姊，妳真的讓我在這裡關了一晚。」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我以為妳昨晚會再想辦法救我。」

童之熹抬眼看他，實在不明白他這份期待從哪裡來，「我昨日不是已經救過你一次了？」

藍奕欽一噎。

「而且我覺得關得挺好。」她將另一碗粥往他面前推了推，見他還一臉不服又補上一句，「關上一晚，說不定下回見了漂亮男人你能先用腦袋想一想再伸手。」

藍奕欽頓時心虛低頭拿起筷子。

昨晚雖有人送飯，但他惦記著自己被關這件事，實在沒什麼胃口，如今恢復自由，肚子也跟著餓了，沒一會兒便吃掉半碗粥。

童之熹見他精神不錯也懶得再訓。這師弟從小就這副性子，挨完打轉頭還能笑，關上一夜自然也傷不了他什麼。

兩人安靜吃了一會兒，藍奕欽忽然道：「其實尹雅仁也沒那麼壞。」

童之熹手裡的筷子停了一下，抬眼覷他，「怎麼，關一晚還關出感情了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藍奕欽連忙否認，「我只是覺得，他至少有讓人送飯，還給了一床被子。」

童之熹一言難盡地看著他，「不然你以為呢？」

「我原本以為他會比較狠。」

「把你綁在船尾拖著走？」

藍奕欽認真想像了一下搖搖頭，「那倒不用。」

童之熹忍不住笑出聲，「所以你最好記著人家手下留情。」

藍奕欽很聽話地點頭，過了一會兒又低聲補上一句，「可他是真的好看。」語氣中有著可惜。

童之熹手裡的筷子「啪」地落在桌上。

藍奕欽立刻埋頭喝粥再也不說話了。

接下來幾日倒真如童之熹所願，過得十分安穩。

船離開江南最熱鬧的水道後，兩岸漸漸清靜下來。白日偶爾能看見渡口和臨水的小鎮，更多時候只有田地與連綿樹影，若風向順，商船便一路平穩往北走，除了

船工收帆揚帆、搬貨與用飯時熱鬧些，其餘時候都沒什麼事情。

藍奕欽很快便在船上混得如魚得水。

不過三日，他已能和廚房的人商量晚膳能不能多煎一尾魚，也能蹲在船工旁邊聽人說哪段水道最容易起霧。童之熹有時都懷疑，再讓他多待十日，這船上誰欠誰一壺酒他大約都能打聽得清清楚楚。

她自己倒安分得多，天氣好時便坐在甲板背風處吹風，偶爾看看書，悶了便抓藍奕欽下棋。可惜他棋藝太差，連輸兩日、洗了兩日茶杯後便死活不肯再碰棋子，寧願跑去跟船工學打繩結。

至於尹雅仁，倒不常碰面。

偶爾在甲板上遇見，他點一下頭，她便回個笑，誰也沒有特意找誰說話。她對這樣的距離十分滿意，畢竟第一日因藍奕欽已經鬧得夠丟臉，後面最好誰也別再招惹誰，安安穩穩到京城才是正經。

第五日上午，船剛轉入一段較寬的水道，貨艙那頭忽然熱鬧起來。

童之熹正坐在甲板背風處剝花生。

昨晚廚房炒了一盤鹽花生，藍奕欽仗著這幾日攢下的人緣，硬是討來一小包，還美其名曰孝敬師姊。童之熹一聽便知道他自己肯定先吃過一輪也懶得拆穿，抱著紙包一邊吃一邊看江面。

藍奕欽蹲在幾步之外，正跟一名年輕船工學打繩結。

他學得認真，第一回沒打成，第二回乾脆把自己的手腕纏了起來，看得童之熹差點被花生噎著。

「你還是別學了。」她好不容易忍住笑，很誠懇地勸他，「我怕船還沒到京城，你先把自己綁在這裡。」

藍奕欽不服，正想再試，就聽貨艙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

管事快步走上甲板，身後還跟著兩個船工，其中一人袖口沾著灰，另一人手裡拿著一只木牌。幾人神色都有些凝重，管事低聲交代兩句，其中一名船工便轉身往上層去了。

藍奕欽立刻放下繩子，「是不是出事了？」

童之熹剝開一顆花生，「不知道。」

沒多久，尹雅仁便下來了。

他聽管事說了幾句，直接往貨艙入口走去，原本正在附近搬東西的幾名船工也被叫了過去。那邊的人一多，連其他人都忍不住探頭張望。

藍奕欽也跟著站起來，「去看看？」

「不去。」

「妳不好奇？」

「好奇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不去？」

童之熹將花生丟進嘴裡，答得理所當然，「那是別人的貨。」花銀子搭船，就安分坐船，她對別人的生意沒興趣，更不打算平白往麻煩裡湊。

藍奕欽卻顯然沒有她這份定力，「我就站遠一點。」

童之熹斜了他一眼，「你上回也是從看一眼開始。」

藍奕欽腳步頓住。這話實在太有道理，他竟無從反駁。

童之熹忍著笑，把剩下的花生包好，正打算起身回艙房，便聽見貨艙那頭有人提高聲音——

「所有人先別動箱子！」

附近的船工都停下動作。

童之熹也跟著回過頭。

貨艙入口已經空出一塊地方，中間擺著一只半人高的木箱。箱身看上去沒什麼異樣，四角包鐵，前方的銅鎖也好好扣著，可圍在旁邊幾個人的神色卻都不太好。一名年長船工語帶輕斥道：「鎖沒有被撬過，封口也沒問題，怎麼會有人碰過？」另一人搖頭，「昨日搬的時候不是這樣，裡頭原先塞得很實，今早一抬我聽見東西晃了。」

「會不會是船顛的？」

「這兩日哪有那麼大的浪？」

童之熹原本已轉了一半的身子又慢慢轉回來。

藍奕欽看她一眼，「師姊，妳不是要走？」

「忽然不想走了。」

兩人沒往前湊，只站在人群外看著。

那只箱子昨日才重新點過，夜裡貨艙也一直有人輪值，今早搬動時卻發現裡面的東西似乎被移動過。管事原以為只是填塞的草繩鬆了，可裝箱的人很肯定，裡頭幾樣東西原本都固定得妥妥當當，不該晃動。

尹雅仁站在木箱前沒有急著讓人開鎖，先問昨夜誰值守、今早又有誰碰過這一帶。幾名船工逐一回話。

「鑰匙呢？」他問。

管事立刻道：「一直在我這裡，昨夜沒離過身。」

「另一把？」

「收著，封條沒動。」管事點出最明顯的鐵證。

尹雅仁點了下頭，又低頭看向木箱。

童之熹起初真只是看熱鬧，可是看著看著眉頭便不自覺皺了起來。

箱蓋與鎖扣附近都是完好的，沒有硬撬過的痕跡，她的目光在前方停了一瞬，很快便順著木箱側面往後移。

鎖沒動不代表箱子沒被開，她下意識往旁邊挪了半步，想看清後頭的鉸鏈。

箱子擺得有些偏她只能看見一角。右後方靠近鉸鏈的位置有一道很淡的擦痕，不長，乍看很像搬運時留下的，可木頭被壓過的方向卻讓她覺得有些不對。

童之熹看得專心，連手裡那顆花生都忘了吃。

藍奕欽最熟悉她，一見她這神情，便知道她大概發現了什麼。「怎麼了？」

童之熹沒回答，又往旁邊走了一步。

「別靠近。」

一道淡淡的聲音傳來。

她回過神，才發現自己不知何時已經挪到了人群前頭，尹雅仁正看著她。她腳下一收，很識相地站住，「我沒碰。」

尹雅仁沒再說什麼，只轉回去和管事說：「開箱。」

銅鎖「喀噠」一聲打開，兩名船工一左一右伸手去抬箱蓋。

童之熹看著後側的鉸鏈，心中忽然一跳，「等等。」她話一出口，才反應過來自己多嘴了。

兩名船工停住手，周圍的人也都轉頭看她。

童之熹心裡苦笑，早知道方才就該回房吃花生。

尹雅仁倒沒有追問，只抬了下手示意船工先別動才看向她，「怎麼？」

童之熹對上一雙平靜的眼睛，只好硬著頭皮道：「我只是覺得……這箱子後面好像有些不對。」

「哪裡？」

她指了指右後方，「鉸鏈那邊。」

旁邊一名船工先繞過去看，瞧了半天也沒看出所以然，「這不是好好的？」

童之熹原本還想說可能是自己看錯了，可尹雅仁已經彎身看去。

他沒有立刻碰那處鐵件，只順著她方才看的位置掃了一遍，很快便看見鉸鏈下方那道極淡的磨痕。「拿燈來。」

風燈湊近後痕跡便清楚了些。

管事也靠過去伸手壓了一下鐵件，臉色微變，「鬆的？」

童之熹在旁邊看著，心裡已經有了答案。那箱子正面的鎖沒問題，問題在後頭，若將鉸鏈的鐵銷退出來，箱蓋一樣能掀開，根本不必碰前面的鎖。

她心裡想得明白，嘴上卻牢牢閉著。

尹雅仁讓人把箱子轉過方向。鉸鏈完整露出來後，右側軸心邊緣果然能看見兩道極淺的刮痕，顏色比旁邊稍亮。

管事的神色頓時沉下去，「真有人動過？」

一旁的船工不解，「可鐵銷不是還在嗎？」

童之熹低頭看鞋尖。當然在，若不放回去，豈不是明擺著告訴所有人箱子被開過？

管事取來細鉗，夾住鐵銷往外拉了兩次卻紋絲不動，「若拔過，怎麼還這麼緊？」

童之熹的手在袖口輕輕握了一下。夾錯地方了，這種鐵銷末端若帶了扣硬拔自然拔不出來，得先從底下頂鬆，再順著力道往外抽。

她提醒自己別說話。反正尹家這麼多人，總有人會看出來，再等等。

藍奕欽站在她身旁，一眼瞥見她手指的小動作，壓低聲音提醒，「師姊，忍住。」

童之熹側頭瞪他，藍奕欽立刻閉嘴。

偏偏這一幕沒逃過尹雅仁的眼睛。他目光在師姊弟兩人之間一轉，忽然開口，「童姑娘。」

童之熹心頭一跳，只好抬頭，「怎麼？」

「妳方才既然看得出鉸鏈有問題，現在呢？」

她很想像看不出來，可方才自己那句「等等」喊得太肯定，如今再裝傻反而更顯刻意。

童之熹走近半步仍沒碰箱子，只低頭看了兩眼，「也可能是我猜錯。」

「先猜。」

她抬眼看他。

這人怎麼什麼都能接？童之熹在心裡嘀咕一句，還是抬手比了比鉸鏈底下，「若真有人拔過底下說不定有扣，別一直往外扯，先從下面試試。」

管事將信將疑地蹲下。

尹雅仁只道：「照她說的試。」

一根細鐵片從鉸鏈底端探進去，往上一頂——

「喀」的很輕的一聲，方才還紋絲不動的鐵銷竟鬆了。

四周一下靜了不少。

童之熹心裡也跟著「喀」了一聲，這下真是想裝也裝不回去了。

管事再用鉗子往外一夾，鐵銷便慢慢退出來，抽到一半時，眾人都看見上頭沾著一層極薄的油。

「有人上過油。」管事沉聲道。

另一側鉸鏈雖沒完全退出，底下也留有動過的痕跡。

這下事情便明白了。有人沒有碰正面的鎖，而是從後面拆開鉸鏈，事後再將鐵銷原樣裝回去，若不是箱內東西移了位置，只怕一時還真發現不了。

船工們的神色都有些不好。

尹雅仁卻沒有急著發火，只看了一眼鐵銷便吩咐，「昨夜值守的人先留下，這兩日進過貨艙、領過細鉗和薄鑿的也一併記下。」

管事立刻應聲。

童之熹原本還在懊惱自己方才多嘴，聞言忍不住朝尹雅仁看了一眼。

他沒有因為知道開箱的方法便立刻鎖定昨夜值守的人，也沒急著認定誰是內賊，只先將能碰到貨箱的人與可能用過工具的人一一理出來。

尹雅仁像是察覺她的目光，忽然轉頭。

童之熹立刻若無其事地移開視線。

「現在開箱？」管事問。

「開。」

這回船工沒有直接掀蓋，而是先扶穩後側，再小心將箱蓋抬起，一股乾草與木頭的氣味散出來。

裡面幾樣東西都用厚布與草繩固定著，其中兩處明顯偏了位置，綁繩也有重新繫過的痕跡。

船工一件件取出來點過，管事對著單子核了兩遍，臉色反而比方才更難看。「一件不少。」

沒少東西就代表開箱的人不是單純為了偷貨，至於到底在找什麼，眼下誰也不知

道。

尹雅仁接過單子看了一遍，只讓人重新整理放回箱內，再把木箱封好，並沒有當著眾人的面多說。

童之熹原本那點看熱鬧的心思早散得差不多了。她不知道箱子裡裝的是什麼，也沒打算問。反正貨是尹家的，內賊也是尹家自己要查的事，她如今唯一後悔的，就是方才自己的嘴沒管住。

想到這裡，她悄悄往後退了半步。

藍奕欽一看便懂，也跟著退。

兩人剛想趁沒人注意先走，身後便傳來尹雅仁的聲音。

「童姑娘。」

童之熹腳步一停，藍奕欽十分沒義氣地往旁邊讓開。

童之熹回過頭，臉上一點心虛都看不出來，「東家還有事？」

這稱呼一出口，尹雅仁似乎停了一瞬，才道：「方才多謝。」

童之熹沒想到他只是道謝，反而愣了一下，「不客氣。」

「只是一一」

她心裡立刻警鈴大作，果然沒這麼簡單。

尹雅仁看著她，「妳方才不是說只是猜的？」

童之熹笑容不變，「運氣好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尹雅仁沒再問，只淡淡點了一下頭，「那童姑娘運氣確實不錯。」他語氣平平，聽不出信了還是沒信，說完便轉身繼續處理貨箱的事。

童之熹站在原地，總覺得那句「運氣確實不錯」怎麼聽都不像在誇她，心情瞬間有些不美了。

藍奕欽慢慢靠回來，「師姊。」

「閉嘴。」

「我還沒說。」

「你臉上已經說了。」

藍奕欽摸摸自己的臉，「我的臉說什麼？」

童之熹轉身便走，「說你想挨打。」

藍奕欽趕緊追上去。

貨箱的事情沒有查出結果。

那一整個下午，船上明顯比平日安靜了些。昨夜值守的人被分開問話，貨艙也重新清點一遍，尹雅仁沒有把事情鬧大，除了幾名管事與當值的船工，其餘人只知道有貨箱被人動過，至於箱裡裝什麼、少了什麼，一概不清楚。

童之熹也沒再往甲板湊。

她待在艙房裡小睡後原本想翻書，翻了兩頁卻一個字也沒看進去，腦子裡全是上午的事。

不是因為貨箱有多重要，是因為她不該開口。

師父以前便說過，人在外頭，有多少本事是一回事，什麼時候讓人知道又是另一回事。她這幾年其實做得不差，遇到不熟的人，能少一件麻煩便少一件，偏偏今日那只箱子擺在眼前，一群人全盯著那把根本沒問題的鎖，她一時沒忍住。

童之熹越想越覺得手癢，乾脆抬手敲了一下自己的額頭。

坐在桌邊吃點心的藍奕欽看見，十分貼心地安慰她，「其實也沒什麼。」

「你知道什麼？」

「尹雅仁又不知道妳會機關。」

童之熹轉頭看他。

藍奕欽咬著糕，眨了眨眼，「……我是不是說錯了？」

「你覺得呢？」

他想了一下，趕緊補救，「我的意思是，他頂多覺得妳懂點木工。」

「一個落魄小姐知道貨箱鉸鏈怎麼拆，還知道鐵銷底下有扣，你覺得很正常？」

藍奕欽沉默片刻，「小姐家裡以前做箱子的？」

一顆花生當場朝他飛過去。

藍奕欽偏頭躲開，摸摸頭老實了。

童之熹知道光憑今日這一點東西，還不足以讓人看出她真正會什麼，可尹雅仁那個人麻煩就麻煩在，他似乎不只聽人說什麼，上午那麼多人都盯著鎖，他卻能注意到她先看的地方不是鎖。這才是最麻煩的。

童之熹忽然覺得自己第一日認為他還算講理，實在有點高興得太早，講理是一回事，眼睛太利又是另一回事。

藍奕欽吃完一塊糕又忍不住問：「師姊，妳為什麼這麼怕他知道？」

「我不是怕。」童之熹重新翻了一頁書，「是沒必要。」

「反正到了京城就不見面了。」

童之熹動作一頓。這話倒是沒錯，再過些日子到了京城，各走各的路，尹雅仁每日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哪會一直盯著一個搭船的姑娘？

想到這裡，她心裡稍稍舒服了些。

門外就在這時響起敲門聲。

童之熹與藍奕欽同時抬頭。

外頭傳來管事的聲音，「童姑娘。」

藍奕欽默默把手裡的糕放下。

她眯起眼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公子讓我送些東西過來。」

童之熹狐疑地上前開門。

管事手裡提著一只不大的食盒，笑得很客氣，「今日多虧姑娘提醒，才發現貨箱的問題。公子讓廚房多做了兩樣點心，給姑娘與藍公子嚐嚐。」

童之熹低頭看食盒，又看看他。「就這樣？」

管事一愣，「不然呢？」

「沒事。」她立刻笑開伸手接過，「替我謝過東家。」

門一關，藍奕欽便湊過來，「我就說他人不壞。」

童之熹打開食盒，裡面果然放著兩碟點心，一甜一鹹，還帶著溫熱的香氣，她心中的警覺莫名散了一些。

看來真是自己多心，這人雖然不太好說話，至少恩怨分得清，她幫上忙，他便道謝送東西，也沒有追著她非問個清楚。

童之熹伸手拿了一塊甜糕。

藍奕欽也立刻伸手。

她比他更快一步，把甜的那碟往自己面前一拉。「你做什麼？」

藍奕欽不敢置信地瞪大眼，「管家明明說也有我的份。」

「你今日做了什麼值得謝？」

「我……」他想了半天，居然真想不出來。

童之熹滿意地咬了一口糕。

藍奕欽不管不顧的撲過去搶，「師姊，妳不能這樣！」

「我能。」

「至少留兩塊給我！」

「看你表現。」

兩人為兩碟點心鬧了半晌，上午那點不自在也被沖淡不少。

晚膳後江風涼了許多，童之熹吃得有些撐便獨自上甲板走走。藍奕欽不知道又跑去哪裡找人聊天，臨走前還特意告訴她不用等他，他一定會自己回來。

童之熹完全不懂這種事有什麼值得交代。

夜裡的江面比白日安靜，船頭點著風燈，燈影被風一吹，時明時暗。一切和前幾日沒有不同，除了貨艙附近明顯多了守夜的人。

她沿著船舷慢慢走，走到船頭時腳步停了一下。

尹雅仁就在那裡。他似乎才和管事談完事情，管事抱拳退下，經過她身邊時朝她點了下頭，她回以一笑，再抬眼時尹雅仁已經看過來。

現在轉頭就走反而顯得她心虛，童之熹索性繼續往前。

「點心吃了？」尹雅仁問。

這開場倒讓她有些意外。「吃了。」

「味道如何？」

「挺好。」童之熹想到那碟幾乎被兩人搶光的甜糕笑了一下，「東家送的自然得給面子。」

尹雅仁淡淡道：「不好吃也不用勉強。」

「真沒有，挺好吃的。」

話說到這裡好像也沒什麼可聊的了。

童之熹正想找個理由回去，尹雅仁卻又開口，「今日的事，多謝。」

白日已經謝過。她心裡剛冒出這個念頭，就知道後面大概還有話。

果然，尹雅仁轉過身看她，「我有一件事想問童姑娘。」

來了。童之熹心裡輕嘆，臉上仍笑得自然，「東家請問。」

「妳怎麼知道問題在鉸鏈？」

「不是說了嗎？」她答得飛快，「猜的。」

尹雅仁竟沒有反駁，只淡淡點頭，「嗯。」

童之熹被他這聲「嗯」弄得有些不自在。

「第一次算猜的。」他接著問，語氣平穩不帶質疑，「後來讓人從下面頂鐵銷也是猜的？」

童之熹沉默一下，「也是猜的。」

「妳猜得很準。」

「我運氣一向不錯。」

尹雅仁看了她片刻，「看得出來。」

這人明明沒說什麼難聽的話，偏偏她就是聽出了一點不信。

她索性也不繞了，彎起眼睛反問：「東家莫不是懷疑我？」

江風吹過來，將她鬢邊幾縷頭髮吹散，童之熹抬手壓住，臉上還帶著笑，心裡卻再把今日的事情重新過了一遍。

若尹雅仁真懷疑她碰過貨物那就麻煩了，可她這幾日根本沒進過貨艙。

尹雅仁像是看出她在想什麼，淡聲道：「不是懷疑妳動了貨。」

童之熹心裡一鬆。「那是？」

「只是覺得妳不像妳自己說的那麼簡單。」尹雅仁語氣仍舊平淡，既沒有逼問，也沒有非得讓她交代個清楚的意思。

她安靜了一瞬，很快又笑起來，「我什麼時候說過自己簡單？」

尹雅仁眉梢微微一動。

「我只說家裡敗了，是個落魄小姐。」童之熹背著手說得一臉坦然，「落魄和簡單又不是一回事。」

「所以妳承認有事瞞著？」

「誰沒點不能到處說的事？」她反問，「東家做生意，會把自己的帳本拿到街上給人看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那不就是了。」童之熹覺得這很公平，「你有你的貨要顧，我有我的事要做，只要我沒打你貨物的主意，也沒在船上惹麻煩，東家何必非得問個清楚？」

尹雅仁提醒她，「第一日，妳師弟就惹了麻煩。」

「那是他，不是我。」

「你們一起的。」

童之熹立刻抓到話柄，「東家做生意還講究誰欠的帳誰還，怎麼到了我這裡便要

連坐？」

尹雅仁看了她一眼。

童之熹心裡才剛有一點扳回一城的得意，便聽他慢條斯理道：「既然分得這麼清，今日的點心也只該送妳一份。」

她愣了一下。

想到下午已經進了藍奕欽肚子的那些糕點，童之熹立刻改口，「偶爾也不必分得太清楚。」

尹雅仁沒說話。

「師姊弟嘛，」她面不改色地補充，「有福同享。」

風燈晃了一下，尹雅仁眼底似乎掠過一點極淡的笑意，快得讓童之熹以為自己看錯了。

等她再仔細看，他已經恢復那副沒什麼表情的模樣。

「東家還有什麼要問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這次輪到童之熹意外，「真沒有？」

「妳想讓我問？」

「當然不想。」

她答得太快，尹雅仁又看了她一眼。

童之熹半點不在意，朝他擺擺手，「既然沒事，我回去了。」腳下的步伐不自覺加快了一些。

她才走出幾步，身後忽然傳來一句，「童之熹。」

她停下腳步回過頭，這好像還是他第一次直接叫她名字。

尹雅仁站在風燈下，語氣仍舊淡淡的。「下回若還想說只是猜的，記得別第一眼就看對地方。」

童之熹臉上的笑頓住，他果然注意到了她第一眼看的不是鎖。從聽見鎖沒被動過開始，她便下意識去找別的位置。不過當時那麼多人，連她自己都沒意識到自己的目光先落在哪裡，尹雅仁卻注意到了。

「東家還真注意我，看得真仔細。」

「做生意總得看仔細些。」他說完便越過她往艙房走，沒有追問也沒有要她解釋。

童之熹站在原地，看著他的背影好一會兒。

這人最麻煩的根本不是冷，是太會看，即使是她什麼都不說，他自己也能看出些東西來。

童之熹忽然覺得，自己在碼頭上嫌胡守義麻煩，覺得上船終於避開了是個錯，因為這兒還有個更令人時時小心的人物。

她在甲板上吹了會兒風才慢吞吞往回走。

第三章 暴雨三日

第二日一早，童之熹便發現甲板上多了幾張不太熟的臉，倒也不能說真是生面孔，只是原先守在船頭或上層的護衛被換了位置，還有兩人不動聲色地守到貨艙附近，

她只掃了一下便收回目光。

尹雅仁昨夜那句「別第一眼就看對地方」已經夠討人厭了，她現在只想離那只箱子遠一些。

偏偏藍奕欽十分沒有眼色，一早吃飯時還哪壺不開提哪壺。「師姊，妳說他是不是已經知道了？」

童之熹夾起一塊醃蘿蔔，「知道什麼？」

「知道妳是……」

她抬眼。

藍奕欽立刻低頭扒粥把後半句吞了回去。

「他最多知道我懂一點木頭、鐵件，跟知道我是誰是兩回事。」她聲音不高，說完又覺得得交代清楚，便拿筷子敲了敲他的碗沿，「總之管好你的嘴。」

藍奕欽含著一口粥點頭。

過了一會兒，夾了一口醃菜的他又抬頭，「可是妳到底怕他知道什麼？」

童之熹面無表情地看著他。

藍奕欽默默把臉埋回碗裡，他就是好奇，可惜師姊一向覺得，人的好奇心太旺盛，多半是因為日子過得太舒服，所以總是不滿足。

用過早膳後，藍奕欽又待不住的跑出去找人說話。

童之熹隨後也抱著一本從行李裡翻出的雜記，到甲板背風處坐著翻看，偶爾還有海鳥會飛停到旁邊船舷「咕咕」兩聲。

船仍一路往北。

昨日那場風波像是已經過去了，船工照常搬貨、巡艙，廚房到了時辰便升起炊煙。

只是稍微留心些才發現，幾個前夜輪值的人今日都沒再靠近貨艙，而管事已經進出尹雅仁的艙房好幾回。

看完海鳥叼走船工特意留下的饅頭屑，她低頭才翻過兩頁，身後便有人叫了一聲——

「童姑娘。」

她聞聲回頭。

一名二十來歲的船工站在幾步外，肩寬手粗，童之熹認得這人姓趙，平日負責搬貨，前幾日藍奕欽還跟他說過幾句話。

「有事？」

那人笑道：「藍公子讓我來叫妳，他方才在後頭看見個稀奇東西，說姑娘一定會喜歡。」

童之熹眉梢微動，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像是從水裡撈上來的，我也沒看清。」

「他自己怎麼不來？」

「怕一走開讓人拿走了吧。」

這理由倒很符合藍奕欽那個性子。童之熹闔起書，起身走了兩步，視線無意間落到那船工垂在身側的右手。

虎口有一道很細的新傷，像被尖銳鐵器刮過，傷口邊還留著一點沒洗乾淨的黑油。童之熹的腳步沒有停，心裡卻轉了一圈。昨日被拆過的鉸鏈上也有油。她抬眼看向前方。

趙姓船工已經轉過身帶路，走的不是藍奕欽平日最愛湊熱鬧的船頭，而是貨艙後側。那一帶平時只有搬貨時人多，眼下正逢交班顯得安靜得很。

童之熹忽然笑了一下。這人找藉口的本事比拆箱子還差。

她沒拆穿反而跟了上去，只是右手自然垂到袖邊，拇指輕輕頂住藏在袖口內側的一枚銅扣。

那東西看起來只是尋常的衣扣，內裡卻藏著一截細簧，傷人的力道不算大，自然也傷不了性命，不過有時候只要讓對方的手在最要緊的時候不聽使喚，就很夠用了。

兩人越走越偏，前方再轉一個彎便是靠近船尾的窄道。

童之熹故意慢了些。「藍奕欽到底在哪？」

趙姓船工腳步一頓，沒回頭。

童之熹也不再往前。

下一瞬，那人驀地轉身，一根短棍從腰後抽出直朝她肩頸掃來。

童之熹早有準備，身子側開半步，木棍擦著她肩頭揮空。

那人沒料到她反應這麼快，眼神一狠，另一手立刻摸出短刀。

「童姑娘！」

後方同時傳來一聲厲喝，一名尹家護衛從轉角處快步跑來。

童之熹餘光一掃便看見護衛。難怪方才總覺得後頭有人，尹雅仁竟讓人跟著她？念頭才一閃，前方刀鋒已經逼近。

她往後退了兩步，後腰幾乎碰上船舷，那人見她退無可退，手腕一翻便朝她抓來。

童之熹右手輕輕一抬，袖中傳來極細的一聲機括響，一枚細小的鐵珠疾射出去，正中那人的右腕。

趙姓船工手臂驟然一麻，五指像被人狠狠敲了一記，短刀「噹」的落在甲板上。他還來不及彎身撿刀，趕來的護衛已一腳踹中他膝後，整個人重重跪下去，下一刻便被反扣住雙臂壓在地上。

「別動！」

另外兩名護衛也很快趕來。

童之熹趁著眾人的注意力全在趙姓船工身上，若無其事的彎腰將落在船舷旁的小鐵珠撿回來，藏進掌心。

等她重新站好，臉上已是一副大難不死的慶幸。「嚇死我了。」

最先趕到的護衛抬頭看她，「童姑娘可有受傷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拍拍胸口，一臉感激，「幸好你來得快，否則我一個弱女子也不知道要怎麼辦。」

護衛張了張嘴。

方才那把刀掉得莫名其妙，而這位「弱女子」突然被人襲擊躲第一棍時腳下連亂

都沒亂。

可要他說哪裡不對，他又真沒看清，最後只能默默點頭，「姑娘沒事便好。」

尹雅仁隨後也趕到。

他一來先看了被壓在地上的人，隨即目光落到童之熹身上，從臉看到肩，又往下掃到她的手。「傷到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童之熹立刻朝他一笑，「多虧東家的人來得快。」

尹雅仁看向護衛。

那護衛被他一看，不知為何忽然有些心虛，老實交代道：「屬下趕到時，童姑娘已經避開第一棍，後來那人手裡的刀突然掉了，屬下才將人制住。」

尹雅仁重新看回童之熹。

童之熹神情十分無辜。「大概他手滑了。」

「拿刀殺人的時候手滑？」

「人在緊張的時候，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。」

尹雅仁沒說話。

童之熹被他看得袖子裡的手指都微微蜷了一下。這人的眼睛真的很討厭。

尹雅仁沒再追問，只淡聲吩咐，「帶下去。」

幾名護衛立刻將人押走。

童之熹跟了兩步忽然想起來，「你早知道我會找上我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讓人跟著我？」

尹雅仁腳步不停，「貨箱的事是妳先看出來的，若動手的人一直無法下船，要麼想辦法躲等靠岸找機會，要麼就會先處理讓他露出破綻的人。」

童之熹聽明白了。「所以你拿我釣他？」

尹雅仁終於停下腳步，語氣堅定，「沒有。」

「那現在這算什麼？」

「我若真拿妳釣人會先告訴妳。」他答得義正詞嚴。

童之熹一時竟不知道該生氣還是該覺得這人確實很有分寸。半晌才哼了一聲，「那我是不是還得感謝東家坦蕩？」

「妳方才已經謝過一次。」

「……」這人連客氣都不會。

童之熹跟著走了一段又忽然彎起眼睛想鬧人，「不管怎麼說，今日確實是東家的護衛救了我，這份救命之恩我記著。」

尹雅仁側頭看她，「救命之恩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人手上的刀為什麼突然掉了？」

童之熹毫不遲疑回答，「天意。」她笑得一臉誠懇。

他似乎懶得再跟她說轉身便走。

童之熹暗自鬆了口氣，只要不讓她把袖子翻出來，什麼都好談。

那名趙姓船工很快被押進一間空艙房。隨後管事也到了，手裡除了那把趙姓船工襲擊童之熹的短刀，還多了幾樣東西，一把窄薄的鐵鑿，一小團沾油的布，以及二十兩銀子。

那人只是船上做粗活的，上工身上帶著二十兩自然很難說得過去，更何況那把鐵鑿的寬窄與昨日鉸鏈旁留下的刮痕正好相合。

尹雅仁坐在桌前把那把鐵鑿翻看一遍，才抬眼問：「誰讓你動箱子的？」

趙姓船工低著頭，咬死不說。

管事又從懷裡取出一張紙條，放到桌上。「從他鋪位底下找到的。」

紙上只有兩句——票單須於下一處靠岸前取到。事成，再付三十兩。

默默跟來站在一旁的童之熹目光落在「票單」兩字上，難怪昨日箱裡什麼也沒少，原來這人找的根本不是貨物。

尹雅仁神色沒什麼變化，只將紙條往前推了推，「現在說，還是等下一處靠岸後到官府再說？」

趙姓船工臉色一變。

「你若覺得官府比較好說話，我沒有意見。」

他的聲音一如往常不高，卻聽得趙姓船工額上的汗一下冒了出來。

他敢收錢做手腳，未必真有膽子進衙門。何況尹家若把紙條、銀子與鐵鑿一併交出去，背後的人未必保得住他，反而最可能先把事情全推到他身上。

僵持片刻，他終於低聲開口，「是……盛豐茶行的人。」

管事眉頭一皺。

盛豐茶行同樣在江南做茶生意的，規模雖不及胡家，這幾年也一直想把買賣往北拓，只是沒有找到穩定商路，幾次都沒談成。

趙姓船工原先便在盛豐做過事，後來輾轉上了尹家這艘船。

這次胡家與尹家的生意才談妥，盛豐便得了消息，他們真正想要的，是胡家這批新茶北運的票單，上頭記著幾家北方買主、每家訂下的數量、交貨時日，還有彼此談定的底價。

若盛豐能提前拿到，不僅能知道胡家把茶賣到哪裡，還能在貨進京前搶先與買主接觸，價錢能壓便壓，壓不下來也能照著交貨時日從中做些手腳。

第一趟合作若誤期或出差錯，胡家會懷疑尹家的運路，尹家也會懷疑胡家的貨有問題，只要兩邊起了嫌隙，盛豐便有機會從中得利。

童之熹聽到這裡，終於把昨日那只貨箱前後的事情全接了起來。

「所以你聽說票單放在那個箱子裡？」

趙姓船工點頭。

「在碼頭時，我聽見尹家的帳房說，票單要跟樣茶一併收著。」

管事很快想起這件事。啟程前確實有過這安排，只是尹雅仁上船前臨時要再核一次數目，票單被取出來後便沒再放回去，一直收在另一只帳匣中。

趙姓船工自是不知道，所以才冒險拆了貨箱。

昨日沒有找到東西，他原本還打算再翻同批上船的另外兩只箱子，誰知童之熹指出鉸鏈有問題，尹雅仁立刻開始盤查，又添了守衛，他知道自己很快會被查到，更別說船下一次靠岸就在幾日後，若不能在那之前脫身，他就完了。

「所以你今日把我叫過去是想殺我？」童之熹突然問。

趙姓船工臉色難看，「我只是想把妳打昏。」

她低頭看了眼桌上的短刀。「你用這個把人打昏？」

對方不說話了。

童之熹心裡呵了一聲。她看起來有那麼好騙？

尹雅仁顯然也沒興趣再聽他狡辯，只讓管事將人帶下去看好，等下一處靠岸便送官。至於盛豐茶行那頭究竟還有誰經手、消息從哪裡漏出去，自然另安排人往下查。

貨箱的祕密總算解開。童之熹從艙房出來時，心裡也跟著鬆快不少。

昨日知道有人動過箱子，卻不知道對方究竟圖什麼，那像是一根刺卡在那裡，如今人找到了，目的也弄明白，至少不用再擔心船上還藏著一個不知會做什麼的麻煩。

「師姊！」得知消息的藍奕欽早在外頭等得心焦，一見她出來便快步迎上來。他上下將她看了一遍，確定沒缺胳膊少腿才終於鬆口氣。

「我才出去多久，妳怎麼就讓人拿刀追了？」

童之熹本來還有些感動，聽到後半句，感動立刻散光。「什麼叫我讓人拿刀追？」無視她的問話，他又說：「我就說我該跟著妳。」

「你跟著能做什麼？」

藍奕欽想了一下，「替妳喊人？」

童之熹點點頭，「那確實很有用。」

藍奕欽聽得出來她在嫌棄自己卻也不在意，只又壓低聲音問：「妳用了那個？」她瞥他一眼。「哪個？」

藍奕欽立刻懂了，不能說。他果斷把嘴閉緊。

傍晚之後，天色開始變了。

原先尚算晴朗的天邊慢慢堆起厚厚烏雲，風從水面一陣陣掃來，吹得船帆獵獵作響，船工很快開始收外頭的東西，連一些原先綁得好好的貨物也重新加固。

童之熹站在船舷邊看了片刻，衣襬被風吹得貼在腿側。「要下大雨了。」

藍奕欽順著她的目光往遠處看。「有多大？」

話音才落，天邊便傳來一聲沉雷。

他沉默一下，「當我沒問。」

沒多久，管事便來趕人。

「風要起了，兩位先回艙房，記得窗板扣好，沒有要緊事別往外走。」

童之熹也沒逞強，拉著有些不願的藍奕欽便回房。

兩人才將桌上容易摔的東西收妥，第一陣雨便砸了下來。

起初還能聽出一顆顆雨點打在木板上的聲音，不過片刻便連成一片，風捲著雨撞上船身，整艘船隨著水浪微微一傾，桌腳都跟著挪了一寸。

藍奕欽立刻伸手扶住茶壺。

童之熹看他一眼，「現在知道為什麼讓你回來了？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又一個浪打來，他乾脆把茶壺抱進懷裡。

這一夜兩人都沒睡好。外頭的雨幾乎沒停過，偶爾還能聽見船工奔走的腳步聲。好在尹家的船工顯然對這種天候並不陌生，雖然忙，卻沒有人亂，哪處進了水、哪條繩索需要加固，很快便有人過去處理。

翌日起來，雨非但沒停，反而更密。

藍奕欽被困得無聊，開始拿棋子堆塔。

童之熹靠在床邊看書，起先還懶得理他，直到他一個人堆了三次、倒了三次，最後氣得開始跟棋子較勁，她終於忍不住放下書。

「讓開。」

藍奕欽抬頭，「妳會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那妳——」

「但我看不下去了。」

兩人花了好一陣子把棋子一層層疊起來，最後一顆才剛放穩，船身突然隨著浪一晃——

嘩啦一聲，滿桌全倒。

師姊弟兩人盯著桌子，久久沒有說話。

半晌，藍奕欽幽幽開口，「我覺得胡守義不坐船也有他的道理。」

童之熹噗哧笑了出來。「這話你下次當著他的面說。」

「他會不會覺得我終於懂他？」

「他可能會感動得請你吃飯。」

「那也不虧。」

兩人被困到午後，艙房裡的熱水也喝完了。

這種天候不好讓人一趟趟送東西，童之熹便拿著水壺和藍奕欽趁風勢略小時從內艙通道往廚房走。

內艙比外頭安穩許多，只是仍能聽見雨水敲在船篷上的聲音。

兩人才到廚房附近，便聽見裡頭有人低聲說話。

「又幾乎沒吃？」

童之熹腳步一慢。是那位掌廚婦人的聲音。

另一人嘆氣，「吃了幾口，粥倒喝了一點。」

「這都第二日了怎麼成？平日再忙也沒這樣過。」

接著又是一陣碗盤碰撞聲。

那婦人像是壓低聲音說了什麼，童之熹沒聽清，只聽見最後一句，「……一碰上這種天氣就讓人擔心。」

沒多久，一名僕從端著食盒從另一頭離開。

藍奕欽看著人走遠，小聲問：「她們說誰？」

童之熹順著那人去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後艙。

她忽然想起來，自昨日風雨真正開始後，她的確一直沒見到尹雅仁。只是這兩日所有人都躲著雨，她原先根本沒覺得奇怪。

「可能是他吧。」

藍奕欽更好奇了，「病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——」

「打水。」

童之熹把水壺塞進他手裡，沒讓他再問。

人家的事情，不能因為她聽見兩句話就非得探個究竟，這道理她還是懂的。只是接下來一路回艙，那個幾乎沒動過的食盒卻莫名在她腦子裡晃了幾回。

第三日午後，雨勢終於小了些。

風仍吹著卻不像前兩日那般駭人。困了幾日的人總算能在內艙與半遮蔽的甲板間稍微走動，船工也趁機檢查受潮的繩索和被風吹鬆的木板。

童之熹在房裡悶了兩日早就坐不住了，正好看見角落裡有幾片前些日子撿回來的薄木，她索性掏出小刀削了起來。

藍奕欽趴到旁邊，「做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還削？」

「你閉嘴我可能會比較快知道。」

藍奕欽果然閉嘴。

沒多久，一隻巴掌大的木鳥便慢慢有了形體，童之熹又拆了些細繩與竹篾，把兩片薄木做成翅膀，再用細線牽住。

藍奕欽眼睛都亮了。「給我的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童之熹抬頭看他，「你昨日不是還說自己十七？」

「十七不能玩木鳥？」

「能。」她點點頭，「但我不想給。」

藍奕欽：「……」

等雨再小一些，兩人便帶著木鳥出去透氣。

幾個船工正坐在半遮雨的地方修木桶，童之熹隨手將木鳥丟給其中年紀最小的一人。

那少年不明所以的拉了一下木鳥腹下的細線，兩片翅膀立刻撲騰起來。

旁邊幾人全湊了過去。

困了三日，別說會動的木鳥，現在大概給他們一顆會滾的石頭都能看上半天。童之熹看得好笑，又坐下拿廢木片做了一隻會彈腿的小青蛙。

藍奕欽立刻伸手，「這個總該給我了把？」

「等我做好再說。」

她才低頭削了幾刀，餘光忽然看見有人從後艙方向走來，正是昨日送食盒的僕從，手上的食盒又沉得像幾乎原封未動。

童之熹手裡的小刀慢了一下，都第三日了，她抬頭看向後艙，門還關著，這回連她都覺得有些不對。

前兩日風雨大，尹雅仁不出來可以說是事情都有人處理，可飯也幾乎不吃，實在不像單就躲雨。

童之熹沉默片刻，把還沒裝腿的小木青蛙往藍奕欽手裡一塞。

「拿著。」

藍奕欽愣了，「妳去哪？」

「廚房。」

她再回來時手裡多了一壺熱茶。

藍奕欽目光從茶壺移到她臉上，再慢慢地轉向後艙，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。

「哦——」

童之熹一腳踩上他鞋尖。

那個「哦」立刻沒了。「很痛。」

「那就少發怪聲。」

「妳不是說好奇也不一定要問？」

「我又沒要問。」

「那妳在做什麼？」

童之熹端穩茶盤，理直氣壯道：「還人情。」她受了尹家護衛的救命之恩，送壺茶合理得很。

後艙門關得死緊，童之熹抬手敲了兩下。

沒人應。

她又敲一次。

還是安靜。

第三回，她索性加重力道，「東家？」

裡頭終於傳來一道低沉的聲音。「什麼事？」

童之熹頓了一下。那聲音比平日沙啞些，也帶著明顯的疲倦。

「送茶。」

裡頭靜了一會兒。「不喝。」

童之熹挑眉。都這樣了，脾氣倒是一點沒少。

「你不喝也成。」她看著緊閉的門，一本正經道：「但我端都端來了，你再不開

門，我只好拿茶砸門。」

裡面又安靜了。

童之熹等了一會兒，已經打算把茶壺放門口便走，門門處終於傳來一聲輕響，門開了。

尹雅仁站在門後。

他身上的衣裳仍收拾得整齊，頭髮也不亂，乍看和平日沒什麼不同，只是臉色比往常白些，眉眼間帶著一股藏不住的倦色。

童之熹第一時間想起那兩只沒動多少的食盒，她沒問，只將茶盤往前遞。「現在喝不喝？」

尹雅仁低頭看了一眼，「妳不是要砸門？」

「門都開了，我還砸它做什麼？」童之熹說得十分自然，「這茶壺也是你家的，砸壞說不定還得算我的。」

尹雅仁抬眼，「所以不是捨不得我？」話出口後，連他自己都頓了一下。

童之熹也愣了半息，隨即便笑開。「東家放心，你肯定比茶壺值錢。」

尹雅仁無語，這句像誇人又不太像。他到底還是伸手接了茶。

門卻沒關。

童之熹也沒有進去，只靠在門邊，看著他將茶盤放到桌上。

這距離正好，他不想讓人進，她便不進。

外頭隱約還能聽見船工笑鬧的聲音，藍奕欽尤其好認，似乎正在跟人爭那隻小木鳥到底算誰的。

尹雅仁朝聲音傳來的方向看了一眼。「外頭在吵什麼？」

「大家被關三日都快悶壞了。」童之熹隨口道：「我用廢木頭做了隻鳥給他們玩。」

「會動？」

「拍兩下翅膀而已。」

他看向她。

童之熹立刻警覺，「很簡單。」

「我沒說什麼。」

「你眼睛說了。」

尹雅仁沉默片刻。

童之熹忽然心情很好。這人平日眼睛最會看人，難得也有被堵得無話可說的時候。

他倒了一杯茶，熱氣在艙房內慢慢往上升。「妳不問？」

童之熹原本已準備走了，聞言回頭，「問什麼？」

兩人對視片刻。

她當然知道，三日沒露面。吃不下東西。明明船上風雨這麼大，卻只透過管事一道道傳話。換作任何人，都看得出不尋常。

童之熹卻只聳了下肩。

「你若想說，我不問也會說，你若不想說，我問了，你還不是隨便找句話敷衍我？」

尹雅仁淡聲道：「妳很肯定我會敷衍妳？」

「不想說的事難不成還老實交代？」

「妳自己便是這樣？」

童之熹一噎。這人怎麼轉一圈又轉回她身上？

「今日是我送茶，不談我。」

尹雅仁端起茶杯，眼底像是有什麼放鬆了一點。

就在這時，遠處又滾過一道雷聲，轟隆——

聲音不算近，尹雅仁握著杯子的手卻明顯收緊了一瞬，很快又鬆開。童之熹看見了。

她沒有去看他的臉，更沒追問，只轉頭望向外頭還沒完全停的雨。

「這場雨真煩。」

尹雅仁沒接話。

「不過今天比昨日小多了。」她像是自言自語，「外頭那群人已經閒到搶著木鳥玩，照這樣看，船一時半刻應該還沉不了。」

尹雅仁抬眼看她。「妳安慰人的方式一向如此？」

童之熹立刻回頭，「我哪有安慰你？」

「那妳在說什麼？」

「說船沉不了。」

「有差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她說得理直氣壯。

尹雅仁看了她片刻，唇角忽然極輕地動了一下。

童之熹眼睛一亮。「你笑了。」

那點笑意立刻沒了。「沒有。」

「我明明看見了。」

「看錯了。」

「我眼睛很好。」

尹雅仁淡淡道：「看得出來，貨箱有問題第一眼便看對地方。」

童之熹：「……」這人怎麼還記著？

她正想說話，外頭忽然傳來藍奕欽一聲慘叫。

「師姊——」

童之熹立刻轉頭，「又怎麼了？」

「青蛙的腿斷了！」

「誰弄的？」

外頭沉默片刻才傳來一句十分心虛的回答。「我就……稍微拉了一下。」

童之熹額角一跳。「藍奕欽！」

她轉身要走，跨出一步又想起什麼，回頭指了指桌上的茶。「喝完。」

尹雅仁看著她，「妳管得很多。」

「沒辦法。」童之熹笑得十分坦然，「救命恩人嘛，多少照顧一下。」

「誰救誰？」

她腳步頓住，尹雅仁的目光慢慢落到她右邊袖口。
童之熹臉上的笑僵了半息，下一刻她不動聲色地把手背到身後。「當然是東家救我。」說完便溜了。
尹雅仁站在門邊，看著她快步走向甲板。
不遠處很快便傳來藍奕欽討饒的聲音，接著又是一群船工壓不住的笑。
原本氣氛沉悶了三日的船，像是也跟著活了過來。
他垂眼看向手裡的茶。過了片刻，才重新端起來，這一回他沒有再放下，讓溫暖的茶湯暖了空了幾天的胃。

翌日清晨，雨終於停了。
久違的陽光從雲後透出來，落在仍濕漉漉的甲板上。船工一早便忙著升帆、晾繩、清點這幾日受潮的貨物，整艘船重新熱鬧起來。
童之熹走上甲板時，先舒服地伸了個懶腰，再抬眼，便看見尹雅仁的身影。
他站在船頭，正聽管事回報這三日的貨損。
衣冠整齊，神情淡定，和平日那個尹家大公子沒有半點不同，彷彿前三日關在艙房的人根本不是他。
童之熹站在原地看了一會兒。
尹雅仁像是察覺到她的視線，忽然抬起頭。
兩人的視線隔著半個甲板對上，童之熹先彎起眼睛，朝他笑了一下。
尹雅仁停了一瞬，也微微點頭。
只是有些事情終究和從前不太一樣。
至少如今再看著那個站在船頭、冷著臉把一切安排得妥妥當當的男人，她已經知道——
有些人看起來什麼都不怕，也只是看起來而已。